

科尔沁旗草原

端木蕻良著

作家出版社

科 尔 沁 旗 草 原

端 木 麒 良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226 字数321,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frac{3}{4}$ 插页2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6) 1.40元

一

這是每個鴛鴦湖畔的子孫們，都能背誦的一段記憶裏的傳說，這是記憶裏的永遠不能忘記的最慘痛的記憶。

二百年前，山東水災裏逃難的一羣，向那神秘的關東草原奔去。

這長蛇的征旅，背負着人類最不祥的命運，猥瑣的，猥瑣的，在那灼人的毒風裏，把腳底板艱難地放在那焦砂的乾道上，企望着，震恐着，向那『顛肘子』的國度進行。那曾經禁閉過的王國。

大隊裏，一切都是破舊的，頹敗的，昏迷不醒的，一切都是灰色的，單調的。

忽然，一道銀光一閃，似乎是白馬尾的蠅甩的一甩，人的眼前一亮，但遂即就有一個醜惡的人影，遮沒了這白色的一道。

一個被飢餓損害了的老醜婦，把三升炒米放在水罐裏，外邊用一條油乾的豬水泡包了，放在臃腫的背上。兩隻帶紅絲的眼睛，偷偷地向左右不住地賊視，似乎是她曾偷了誰的東西，又好像怕誰去偷了她自己的東西，一會兒用手揩了揩鼻尖頭上滲出來的黏汁，一會兒又疑心地用手去摸一摸背在自己身後的水罐。

一個面色蒼白的少婦，把已經被長久的飢餓折磨了的小小的乳頭，塞滿了正在啼哭的小孩子的一嘴，睜開了惺忪的眼臉，困頓地無告地向四邊一望，正碰見那灰色的可憐的人影，老醜婦，像是一

被她窺見了秘密似的，連忙就向焦老爹的驢車那邊去躲。一轉眼，便鬼魅似的不見了。

她看見了那老女人的背脊上的殷實的水罐，把一種同情的憐憫和自己身世的哀愁混合在一起，哀婉地也矜持地楚楚一笑，便低下了頭，眼睛裏閃耀出失望的光。

火炙的風，從四面裏吹過來，她困頓地一動也不動地在痛苦地冥想。那是兩個月以前，一道吃人的黃流，帶着不可抵抗的威力，忽地從不知是什麼地方衝出來。水在吼着，一切都在慘烈地號叫，綠鉛似的大水，混合着泥屑，砂粒，向人類直灌。茅屋沖去了，三個月的小驢駒沖去了，大真的針線包也不見了。一切的東西，都變了次序，變了顏色。水，水在這兒統治了兩個月，一點沒有打回頭的意思。

天氣轉到三伏，水面的蚊蛇蒸騰起來了。蠅子轟轟的，大的像蓋蓋蟲，拍了一下，用什麼東西一打，裏面便鑽出三四條小白蟲來，打轉盤地蠕蠕地動。水裏的蛆蟲，都是濃灰色的，長的有半寸長，拖着比自己的身子還長的半截尾巴，在水面上鑽聚。水面的，不知是什麼東西釀成羊脂油的結晶塊，花紅腦子似的到處漂着。

自己的丈夫，便在一個清早裏，被大水裹去了，許多少婦的丈夫，也被大水裹去了，不見了。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她想自己的丈夫，也許沒死，將來到關東，也許能碰見他，那時候，他們……她昏亂地想着，她好像突然從半天空裏降下來，落到一片從來沒有見過的大野裏，她和她的丈夫，勤勞着，經營着，穀堆像小山似的長起來，他們都愉快地用着紅花盆吃飯。……

忽地孩子哇的一聲哭出來了，奶汁太稀薄了，稀薄得直到沒有一點奶汁，她無力地揩了一揩額

頭上的虛汗，把目光無神地向一片火燒雲呆望着。……

那火熱的雲海，也正像她所忘記而不能忘記的那道吃人的洪水，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一隻纖弱的指頭，插在蓬鬆的鬢髮裏。

那好像就是昨天，也好像就是方才，水面上，遠遠搖來兩隻畫着紅記字的粥船。剛一搖到，人們都一窩蜂搶上去了。都想第一個把嘴伸到缸裏去，人們都想第一個來攫取這一點可以維持生命的渣瀝呀，於是便拚命搶了，搶，搶，……缸搶翻了，人，爬在甲板上舐，舐着沿，上船的人更多了，兩隻船，一起沉，從此不見了放賑的船。……

就這樣，他們轉過了一重山，又轉過了一道水，從早晨到夜晚在炎陽底下奔，向着那不可知的命運趕去。……

每個人都帶着那不可描畫的愁慘，每個人都刻着一臉的悲苦，在飢饉裏，在瘟疫裏，在高山的峻險裏，在河水的迂迴裏，爬向那關外的荒原去。

他們得用自己的手再重新創造自己的生命。他們不聲不響地走，悄悄地向命運的那一端走。

石子弄痛了脚背，瘟疫褻奪了最親愛的親人，於是萬千的脚步都無端地疲憊了。把頭淒迷地向後扭轉，那門前可記念的楊柳不見了，那長滿了青苔的柳罐，也不能再在自己的手裏汲水了。……長天裏，祇是一片紅雲，在半空裏下火，越走越是焦熱。

那蒼白色的女人把頭低到不可再低。……她已是寸步難行了。

紅雲佈滿了西天，熱風從草莽裏吹過來，一隻獺狗，把舌頭從嘴裏吐出來，天氣再不準人們自由地喘氣……長蛇的征旅，實在是走不動了，便在曠場裏停住了。

人流停住了，人聲比從前更亂了。馬兒不住噲噲，老頭兒也可以坐在一塊小小的石頭磚上，好好地咳嗽了，小孩子也哭鬧起來，……於是喧嘩從四面裏滋生出來。

人聲，馬聲，樹聲，夏天的水流聲，悶都都的風聲，百種的聲音，萬種的聲音，像從這大廣場上突然生長出來，毛毛稜稜地放射出沒有諸聲的音響，轟轟地轟轟地不斷生長出來。……

狗兒也可以汪汪了，雞兒想起咕咕叫了。呵，這好像重新在什麼地方又拾回了生命似的一羣呵，小孩子賊辣辣的笑聲，驢，在那突突打滾，『小鐵嚟——來上娘這吃飯來嚟——』一種性靈的母愛，也從聲音的顫抖裏，劃破了固執的長天。柝榔瓢●的絃音也扯起來，粗粗的指頭在挑動着琴絃，鄉下戲子寬敞的嗓子在唱起來：

內四方呵，外四方，

哎愛哎愛——呦~~~~

關東城的景致，數着藩陽，

呀呀——一呼咳……

小雀鳥呵，落樹梢，

白蓮花呀，水上漂，

哼，哎愛哟~~~~

大姑姑的方頭多麼高噢，

呀呀——一呼咳……

百種聲音夢似的從曠場裏向四外擴散，有的是擾亂，有的是喧嘩。

青煙從剛燃起的牛糞裏溢出來，曠場添滿了刀杓的聲音，女人把塗滿了月水的褲子在陰涼裏晾了，便又拿起了鍤子在鍋裏鏗唧唧搗和。男人把驢套鬆開，嘴腔裏也隨着打滾的毛驢打哨子。

柞樹密密地排在土崗上，玻璃葉●碧油油，偶爾有一絲風絲吹過，才像烤焦了似的，掀起了銀灰色的葉背，透出一陣綫綫的響聲。

暑熱從林子後邊爬上來，爬過了漫崗，爬過了曠場，也爬過了人的全身——曠場上擠滿了暑熱的菌子。

暑熱並不跟着太陽走，因了黃昏的沉悶而更加鬱悶了。於是人們都出奇地發喘，青蠅從四面八方向人進攻，而人除了用手扇風之外，再也想不出什麼辦法來。

● 柞椰瓢，一種胡琴。

● 柞樹，土名玻璃葉，因為葉子油碧發亮。

焦灼，暴躁，統治了這一羣。人們知道水災之後，還應該有一次熱災。於是年邁的老人，和羸弱的小孩，有的便經不起熱的窒息，便悄悄地死去了。

暑熱一直散漫開去，要再沒有一點涼風，人們便不能在一刻之內生存了。這樣人們對於熱災又復感到和水災一樣恐怖。

直到幾個小夥子在柞林後邊三里地遠的地方尋到了一帶山水，人們這才又有了活命的指望，就都向柞林後邊進發了。

藍玉色的山水，透明的，薄荷冰似的，一帶跳躍的山水吶吶地向漫崗子底下滾流。小孩子，小夥子便都跳到裏邊去扎猛子，大家都像到了火星上面嬉戲着。把馬蓮花摘下來，抽了花心，放在剛剛讓水浸溼的嘴唇上吹。聲音在水面上低迴，再不復是焚人的酷暑，聲音裏帶來了故鄉的二月的天氣。

是誰，撲通跳下水裏去了，好半天，沒上來，心臟麻痺死了。

人們還是毫無掛罣地在水裏洗着，死的陰影已經遮不了生的照耀。

男人們洗完了，姑娘們和媳婦們也拉着手來洗。她們也洗得頂歡，疲倦都給涼爽換去了，體重隨着泥垢減輕，熱鬧逐着水沫消逝呵。

一個女人的尖聲喊了：『有誰是爺們也混進來了！』幾個騷動的中年婆子，匆匆跑過來，幾隻手按住頭，幾隻手按住腳，把腦袋先浸在水裏，死命向下游一送，順着飛蹙的流水，那男人便哇哇地沉到漫崗子去了。

飛濺的流水，現在流的是愉快的聲音，柞葉流動出內心的喜悅，也意外地沙沙響着，人們現在想起來唱了，柞榔瓢在一雙粗魯的手指頭底下拉起來。……

夜漸漸深了，山喜鵲從柞林裏發出不祥的吵叫，活像一羣被觸肢的女人。幹什麼今天這裏會來了這麼多的奇異的動物呢，一個守望的，飛起來又落下去。站在一棵最高的樺樹上，向四外瞭望，望見了曠場上的火光，便呀呀告警。大家都跑到曠場上驚飛着。火，冒着藍色的濃煙，向着黑天搏襲。幾個老人拖着下巴罵着。小孩子仰着小頭，瞪大了眼睛向天上望着，想看出那叫的到底是什麼，可是什麼都看不見，祇聽呱呱一片怪笑，怪森人的。

小夥子們聽了，便生了氣，擡起了洋砲，就是兩槍。

討了個沒趣，山喜鵲慌慌張張重新飛回柞林。

太陽還沒到小山頭呢，人們又都收拾起東西，趁着早涼，向着不可知的那一端走去了，懷着淒涼，懷着悲苦，還似乎懷着一種不可知的高興。山喜鵲，成羣地在天空裏瞭望，呆呆地望定那使勁冒着藍煙的牛糞餅發怔。……

於是熱風又封合了這昏慵的曠場。

大隊又像水流向前流去了，帶着酷暑，帶着衰弱。

青蠅，沒命地追蹤，在小孩的癩痢頭上，在老馬的癰瘡上，帶着瘟疫的種子，去追趕那些軟弱的，已經病了的，老人，小孩，或是不服水土的婦女。

青蠅這幾天更多了，成羣結隊地在耳畔眼角嚶嚶着，永遠不用想斥開。吃飯時，他們落在鍋疤上；睡覺時，他們落在眼角上，你眼皮一動，牠們便落在鼻尖上，擦擦牠們的後腿；到晚上，便更有興致地到馬槽裏和馬蠅們爭風，惹得馬羣不住地嘶嘶，尾巴不停地搖着，肌肉無法可想地突突。青年的馬夫們，勉強從車蓬底下爬出來，打着呵欠，嘴裏恨呆呆嚼着粗話，用腳踝毫無吝惜地踢着幾匹臥槽的懶驢。

於是瘟疫更加擴張了，最引人奇異的，是那丟失了三升炒米的老醜婦，在一天晚上，大叫一聲，便死去了。

那是前三天的事情：

叫街的剛從遠遠的村落裏回來，焦老爹又喝醉了酒，提起了他的大孫子，劈頭蓋臉的就是一頓打。皮鞭子紅花蛇似的從他青筋咆哮的胳膊上豎起來，努出兩隻黑狗眼。『你這雙折腿的賊皮，你幹啥偷我饅。』

老人被酒精的火焰給燃燒了，瘋了似的把兩隻臂膊毫無憐惜地揮動着。……

鞭梢，不知怎麼的，灼着了霹靂火李四哥。李四哥一個箭步竄過去，箝住了那乾癟老頭子就搖，搖，搖，然後猛古丁地向前一擡。沒提防，一個癩蛤蟆跳水，便撲到老醜婦的水罐上。『花梭』一下，炒米便撒了滿地。左右飢餓的孩子，用不着誰來思索，跳過來，見到炒米就搶，搶到手裏就吃。於是炒米頃刻不見了，祇有地上一團扭扭的孩子。大孩子壓在小孩子身上，小孩子從地上捉起一把土，帶着幾粒炒米就往嘴裏填。小石頭，剛把搶來的一把炒米往口袋裏放，半路上就被另

外一隻手給搶撒了。一回身，口袋又給小妞搶去了，是誰又壓折了正在得意的小妞的腿。……

爭奪，哭喊，叫罵，罵詈，從炒米的顆粒所爆發出來的生的欲求嘆，然而這欲求，覺得不到滿足，於是孩子們知道炒米是可以搶的了。

米，是沒有了，地上的細土和草稈也隨着光了。幾個落後的孩子，祇得用枯瘦的小手在那乾裂的泥土縫裏，去找尋一顆兩顆被遺留下來的米粒。

而那一隻耳朵的老醜婦也爲了這不可計算的損失而瘋狂了。

這樣，過了三天她便死了，就是這樣的，瘟疫的巨爪，就更兇殘地向人猛撲了。

瘟疫隨着老婦人的死到處蔓延着，三天之內便死了五個，一身牛腱肉的小牛子也死了，這真使人恐怖了。

每個人都感覺到有一分鐘消逝生命的可能。天色一黑，大家便都鴉雀無聲昧起了，檳榔瓢的聲音沒有了，大人的狂喊聲沒有了。丈夫死抱着妻子溫柔的肉體，母親把自己僅有的奶汁急遽地灌到孩子的口裏，撫着騰騰躍動的胸口，互訴着各人的生命距離死到底還有多少遠。好容易才算把這一夜的黑暗跨過了。第二天一清早，人們便都興奮地談着，誰家的人死了，怎樣的死法，互相報告着，互相激動着，互相感喟着。而個人也都私幸自己的生命，還沒有跟着黑夜過去。可是接着又恐懼起來，剛起了這念頭，是不是就會得到報應，同樣的命運，也許就能臨到自己的頭上。於是便更加恐慌起來。

有的機警一點的，在半夜裏起來，便在自己認為可以有鬼有神的地方，悄悄插了三根剝光了的

萬得，堆起了三座砂堆，對着砂，便講：『我們都是被難的，想供養你也供養不起，祇要你保佑我們平平安安地到了關東，我們殺活豬，真的，一個大，大整豬，不是頭尾……可是你再要附着人下來……而且，你也得達時務，……你要再纏人，可真要請真靈官。……』

可是瘟疫却更因為人的低頭而逞風了，有精力的人都消逝了精力，一切都不能拯救，年輕小夥子也索然了。

『什麼東西使我們這樣的呢？』

『治河的捐年年地掏啊，催捐的比要錢糧的還牙爪。……』

『就是這樣嗎，必得是這樣嗎，不能改個樣嗎？……』

治河的捐從農夫的血管裏輸送到治河大員的肚子裏，於是治河大員的肚子肥了，黃河的肚子也肥了……最後是水災。水災驅逐他們離開家鄉，走向那從來未曾一見的地方，接受了從來沒接受過的命運。水災，逃荒，瘟疫，死亡。年年在重演。

瘟疫插起了翅膀來追蹤着，一點都不猶疑。終於他們又在一個不知名的廣場上停住。把兩個剛死的壯丁埋了，大家便在大廣場上團團圍住，跪下拜天了，祈求這個劫數能有個了局。

無數的頭顱俯在地上，一個老人的像霜打葫蘆的頭，反射着毒熱的陽光，發散着令人難過的光亮。一個小頑童把一塊小石子輕妙地投到它的中心。於是它上面那片嘴唇的翕動，就像得到了神的感應了似的，動作的更急促了，喃喃傾訴出一些自己也不能了解的話語。而萬千的嘴唇，也同他一樣地控訴着，翕動着。每個人都企圖着把自己心坎裏最隱微的希望表達給老天爺知道。

這莊嚴的儀式，填滿了這生疏的曠場。野墳裏的小黃皮子壓住了自己的瘍肚子不敢出來，一切都恐懼地沉默，惟有禱告同着青蠅，從四下裏向中間嚶嚶地響着。

虔誠從心坎裏向外湧着。人們都把信任寄託給無極的天空。眼睛代替了心的禮獻，敬呈在老天爺的面前。於是他們的眼睛與天融洽了，流洩出感激和希望的淚水。天神騎着馬，在空無的白雲裏飛奔。白雲一絲也不動，在凝視着人間。

人們仰望着。人們用心來祈禱。白雲靜靜地聆着。

忽然在這虔誠的海裏，起了一陣騷動，一個女人瘋了。

萬千的，數不清的頭，都霍地從地上爬起來，驚疑着，恐懼着，悲慟着，無所措手。

『先打死她罷，反正她早晚也得死。——』

『送祟罷，送祟罷！』

『不行呢，用五色針來扎罷！——』

『用騎馬布子來蒙她的頭呵！——』

那個神經失常的少婦，並沒有把這些個話語聽在耳裏，祇是毫無表情地哭完了笑，笑完了哭，扭着人便打，見着小孩子，用牙沒命地咬，說自己的孩子趁着黑夜讓別人給偷走了。

『給我孩子呀！……』

人們的神經更脆弱了，人們都拿了自己可以自衛的東西在旁邊癡着，心炒豆似的跳，小孩，夾在母親的屁股後頭，不敢出一點氣，人們想着死亡就在跟前了。

汗，成串地向下流着。眼，布滿了血絲。怎樣辦呢？臉色蒼白的少婦喝喝咧咧地唱述，歇斯底里地狂舞，……說是老醜婦附她下來，如今她來復仇，非讓他們都死淨了不可。

就在這時候，忽然，眼前一亮，人羣裏鑽出一個人來。看那模樣：三絡黑鬚，黃淨面子，手裏倒提着一把白蠟甩，簡直就是那背葫蘆的呂洞賓。我們的苦日子有頭了，劫數够了，有能人來了。老人走過來，端着一杯冷水，對着那青年少婦的蒼白瘦削的臉龐，輕輕地噴去，火炙的神經，突然爲冷水所侵，於是緊張的弦鬆弛了，她安靜下來，昏然地倒在地上。

老人又把中指和食指掐成了箭訣，在水盂裏沾溼了，向半空中去灑，眼睛凝視空中在念念有辭：

『天靈靈，地靈靈，我有十萬神兵，十萬鬼兵，逢山山開，逢地地裂，逢水水涸，逢樹兩截，一切妖魔，隨時消滅，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老人掐弄她的脈穴，按摩着，舒展着，使她安靜。驚喜的，激動的，噪雜的聲音，從四面裏兜來，人們都安下心來想起看熱鬧來了。

籠罩着人們的情緒，不是恐怖，而是解放的，救渡的喜悅，圍的人更多了。

老人用蠟甩輕輕地拂開他身畔的人們，告訴他們這樣的噪雜，是等於要這媳婦的小命。

『你們不要怕，我救你們。……』他又感動又鎮靜地說。

於是他們都安靜地向後退了一些，頓時更肅靜了些，每個沉重的心都隨着他的話落了體。

「爲什麼不早一天來救我們呢？」

「你們應該有七七四十九天的劫數。……」

「他是誰呢？」

「哎呀，我記得了，——丁家屯的丁老先生。——」

「唉，丁老先生不要離開我們哪。」

「他叫丁半仙哩，他是逃出來的，他家也是仔粒不收。」

「一定的，他是真靈官派來救我們的。」

「我知道他是北山溝搖串鈴的。」

不同的推斷和不同的矛盾，喜悅地，也驚奇地用着尊敬的口吻，投向那拿着白蠅甩的老人身上。

「死不了，你們得有這場劫數，我給她圓化圓化。……」

「可是治病治不了命，你是命中該然哪。」

「這是狐仙捉的你，你是惡貫滿盈呵。」

「好了，好了，我給求了老佛爺了，求好了。」

老人半意識地自己也邪迷地順嘴講着。而瘟疫也似乎是因爲看見了他們快走進了科爾沁旗的無

限的豐饒裏，而萎縮得不敢再狂虐了。

老人成了這一羣的精神的中心。每個年輕的母親，都向老人親親熱熱地叫爹爹，把自己認為最細緻的食物供獻在老人的面前。青年的頭子們，都感覺到自己的生命，是老人給保存下來的，所以便竭力地運用自己的勞力去取得老人的安適。老人的生活，從此竟優越起來。

到了關東，老人便把從前在山東時候的地主架勢安排在自己的身上。等到一個少女參加到他的家來的時候，他又添了一雙聰明的臂子。

一副黑油油的胖子的少女，常常幻映出無限的羞怯，來表達着她對於老人的一種善良的盡忠。勞作是她全部的生活，她再不想別的。黑夜裏，秋蟲在唧唧地哭訴的時候，什麼都黑了，那菜油燈的淒涼的火花底下，她一個人悄悄地紡織。太陽重新從東山出來了，她又忙着去下地。

這纖細的女人，對於那粗手粗脚的逃荒婆，真是多麼奇異的一個對照呵，她怎麼不會裹腳呢，她是小九尾狐狸變的，她怎梳方頭呢，她的底襟沒杈呀……但是，對於關東的傳說，種苞米的方法，那可沒有人能再趕上她了。

這樣，這個拿着蠅甩的老白狐狸便伴着這條小九尾狐狸營起他們的農場了。

老人的農場和他們的威信成正比地加強着，一點都不受什麼波折的摧毀。可是，最後，當着一條帶着舍利子似的小胖子的小狐狸精降落在這個奇怪的小家庭之後，老人最終的日子却不遠了。

那一天，老人起來得特別早，騎了一條墨黑驢，腰裏帶了一隻用一尺見方的紅布包着的羅盤和